

CHINESE LITERATURE
OF HONG KONG,
TAIWAN AND
OVERSEAS
SIHAI SERIES
WORKS NO. 1



四海

港台海外华文文学

《四海》编辑委员会

主 编 秦 牧 李 庚
顾 问 萧 乾 朔 望

黄秋耘 杨 越

曾敏之〔香港〕

赵令扬〔香港〕

聂华苓〔美国〕

执行编委 邢 沅 李树政
编 委 (按姓氏笔划)

王晋民 许翼心

周 青 贺 朗

彦 火〔香港〕

封祖盛 梁建生

驻香港特约编辑 东 瑞 张钊贻

编委会通讯处:

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

编委会驻穗联络处:

广州环市东路377号

在姹紫嫣红的世界华文文学的花苑里，东南亚各国竞放着奇葩。太平洋广阔的胸怀，把我和东南亚各国拥抱在一起。我们现在就把那里的华文文学作品精选成《东南亚专辑》，奉献于各位读者的面前。在这些华裔的东南亚人的生活里，流淌着一种息息相通的古老文明和传统的血液，也翻腾着老一代和新一代的华人被现代文明所激起的新的波澜……

伴 侣

人生在世，都在呼唤、寻找自己的伴侣。梅君与简舒结合，却踏上了充满苦难、屈辱的生途。在被古老传统束缚的婆家，度着艰难的令人窒息的岁月。她从伴侣身上，得到的是什么呢？是力量？是消沉？是幻灭？是希望？当他们飞往英伦三岛去开拓全新的生活时，梅君会拥有一个真正属于她的伴侣么？

残 梦

请看这个家庭：两个儿子常年在花天酒地，寻芳问柳，大儿媳终日在家愁眉苦脸，二儿媳则以搓麻将荒废时光，家境日衰，渐渐破败。儿子们先后归来，痛心疾首向老婆赔不是，似要痛改前非。然而，这却是一口陷阱，是一幕扑朔迷离的“残梦”……

四代不同堂

章老板家有四代人，但爱女未婚先孕，被逐出家门；留学的儿子自美国归来，又毁约抛弃未婚妻，而带回洋儿媳和混血孙子。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，章老板家变迭起，四代人各自东西……

公关荆

在现代化的企业里，公共关系部承负着企业生存、发展的重载。这篇小说里的公关主任荆如舟先生，工作毫无建树，却仰凭投机取巧，阿谀奉承而官运亨通。读完《公关荆》，您一定会从栩栩如生的描绘中，看到人生舞台上那并不罕见的身影。

针 眼

惊涛骇浪，拼死相搏，一艘艘小船争相靠近外国船只去卖日用杂货。在洋船的甲板上，一条条大汉大打出手。生活象一面哈哈镜，逼着主人变形。他的胡须快速增长，成了一只丑陋的针眼。

花 街

花街，花街，开满妓院的街，住满妓女的街。她们浓装艳抹，难道真的拥有欢乐？原来，汪娜抛子别夫，阿花离婚弃家，叻拉被迫出逃……这里写出了多少卖春女的悲哀和血泪。



港台海外华文文学

作品四辑 目 录

封四	封三	封二	204	195	188	177
陈作基·热泉	刘抗·苏里	许爵荣·会议	年腊梅·花街	黄东平·在雅加达「甘光」里	牧羚奴·针鼹	白金·赎罪
	叶之威·庙会					

本期文字编辑 李珊利 李江南
本期美术编辑 蒋明

Chinese Literature
of Hong Kong,
Taiwan and
Overseas
Sihai Series
Works No. 4

170 158 155 147 136 129 119 109 100 90 55 4

蓉子·伴侶

丁之屏·殘夢

李 过·彷徨后的抉择

韩 萌·过番新娘

钟文灵·四代不同堂

方北方·殘局

邓澄南·腰龟伯的希望

青青草·搖籃

倪长游·祖父的喪事

小 四·锣鼓声中

李汝琳·公关荆

韦 晕·春汛

伴侣

● 蓉 子

图 张守义

中秋的下午，邻近的人家都在忙着。

梅君手里拿着几个水果，在水喉下转来转去。

瞧她那么漫不经心，月云皱皱眉头，嫌恶地说：

“做事情总是要死不活的！将来嫁给鬼要？”

梅君心中愤懑极了！这个可恶的继母，把自己的女儿宠着，什么事都叫她做。成天关囚犯似的，哪里也不让她去，却又骂她没人要！

要不是怕引起严重的后果，梅君想把水果一个个扔到她脸上。

“妈，花摘来了，你看！”

妹妹竹君捧着一些红红白白不知名的野花，走到母亲面前爱娇地说。

“唔，真好看！拿个杯还是盘放吧！今晚拜月。”

往年，梅君也会为这些花朵动心，她常常把花凑近鼻子，嗅它的香味。今日，心里想的都不是拜月的事。

那天，李清生邀她去参加月光晚会，她口里虽然拒绝，心却已经飞驰万里。

“不管你要不要，我等你！”李清生坚决的口气，令她更为神往。

眼看日子一天天迫近，她越来越感心烦，如果征求家人的同意，不用说，绝对去不成。要是一声不说就去了，回来怎么应付月姨的严厉眼色？

她知道自己如果真的敢这么不说就去了，一定要付出不少的代价，至少，一顿责骂之后，月姨会五、六天不和她说话。爸爸什么事都是依着月姨的，竹君是月姨的亲女儿，是她的心肝宝贝，更是同一鼻孔出气！这样，自己不是又要被孤立起来吗？

想到各人都和她冷战，大家不和她说一句，梅君不由得背脊一阵寒冷。

收拾了东西后，梅君开始摆供桌，隔邻明芷也在排香烛，她往左右看一眼，悄声问梅君：

“喂！去不去？”

梅君回头看她一下，无言地垂下眼帘。

“喂！放胆去嘛，怕什么？”

“你替我挨骂？”梅君怀着无限委屈。

“骂不是骂啰！今天不去，就没有机会了！”

“回来怎么办？”

“她骂她的，你睡你的！管她！老巫婆！”

两人同时笑起来，她们背地里，叫月云是老巫婆。

“喂，去啦！听她的话又怎样？她还不是天天骂你？”明芷又继续游说。

梅君心意又动摇了！本来想不去的，想想又觉得很不甘愿，竹君去旅行也好、露营也好，月姨总是让她去。轮到自己去那里，月姨就板着脸孔，瞪大眼睛，朝着她大声叫喊。每回都给她的凶态镇慑住。

不知道自己亲生的妈妈，是不是也会这样？梅君常常这样想。

母亲在梅君五岁的时候就死了，长大后听一些近亲背着月姨悄悄谈起，母亲是给婆婆逼死的，婆婆很刻薄，父亲又向来缺乏主见，母亲忍不住被虐待的痛苦，悄悄用一条绳子寻死。

母亲死后，同一年的五月，月姨就被娶进来。

月姨和母亲不同，她敢大声对婆婆说话，婆婆说什么，她可以不理，她说的话，婆婆却一定得听，不然她就往亲戚家哭闹去。

她也常常拿梅君当挡箭牌，每回家里发生什么事，她一定说：都是为梅君！

久而久之，亲戚们一致认为梅君问题多多，是个不容易管教的孩子。

在梅君开始懂事的时候，家里就时常充满吵架对骂的声音。每次吵过之后，梅君一定遭殃！月姨找事情骂她，婆婆也把脾气发泄在她身上。晚上爸爸回来，也没有好脸色对她。妹妹竹君，又被喻令，不跟姐姐玩。

梅君觉得，自己好象是处在马戏团里，大家表演也好，发怒地咬来咬去也好，危险的总还是自己！

走出外面，梅君高兴极了。

心底的隐忧，暂时不去想。

月色皎洁，为这泻地的银光，梅君就已经感到

心旷神怡。

她觉得，自己的敢于偷跑出来，是明智的决定。

“如果我是你，我才不要留在这样的家里！”

明芷常常这样对她说。

明芷是家中的幼女，家里谁都迁就她，就是偶尔发脾气、无理取闹，也还是有人让她、关心地慰问她。

我要是有她的一半就好了！梅君常这样想，对明芷的快乐，既是羡慕又妒嫉！

“梅，明年升那一间学校？”

走在梅君旁边的明芷，突然提到这样的问题。

“我，我不知道！也许考不及格！”梅君忧虑地说。

“开玩笑！你黄梅君没有把握，全班都完了！”

明芷做了个夸张的表情。

“就是侥幸能考到，也不知道爸爸会不会再给我读。”

她当然知道，这件事还得通过月姨才行。

想到月姨，她又不痛快了！

算了！今晚自己解放，还想那么多不愉快的事做什么？

“你就好啦！升学一定没问题的！”

“我不要读了！”

出乎意料，明芷摇摇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会很喜欢读书！就是拚死命去读，也没有好成绩，这样去浪费爸妈的钱也罪过！”

“反正现在他们还供养得了你，不是再多读几年？”

“没有用！我的心不在读书上面。我想去学做衣服。”

“你爸妈答应？”

“我要去，他们也没办法！”

这句话倒是真的！

“看他们做到那么辛苦，一块酿豆腐卖一毛钱，我心里实在不好受！我有时在打鱼肉时，想到钱那么难赚，又做得那么辛苦，真气愤！恨不得把鱼肉都摔到那些一面吃一面嫌贵的人脸上！”

梅君默默听着，这时才知道，为什么明芷打鱼肉总是砰砰有声，比她姐姐还出力。

“我要去学手艺，学到精了，我就开一间裁缝店，一面收学生，一面做衣服，有谁嫌贵就不跟



“真的！你有趣，你去好了，我在这儿看。”

“那我一下子就来。”

清生一下子就找了个舞伴，挤进去跳了。

舞池的人渐来渐多，大家似乎都跳得很高兴。

梅君想找明芷，看看旁边，椅子一张张空着，不知道跑去哪儿！

“嗨！你不跳舞吗？”

梅君抬头一看，灯光昏暗，但可以看出，是个与那群舞池中的人完全不同的人，一个一眼看去就立刻产生特殊感觉的人！

“这么漂亮的小姐，不会没有舞伴吧？”

陌生人笑着，在梅君旁边的椅子坐下。

“我不喜欢跳舞。”

“有人踏痛过你的脚？”

“没有！”梅君展开浅浅的笑，这个人一定很风趣。

“我有没有荣幸请你跳舞？”

“我完全不会跳，踩痛你的脚会使我过意不去。”

“能够使你感到过意不去，也是我的荣幸！”

陌生人笑了，他看来像个绅士：“来，美丽的小姐，请给我美丽而愉快的晚上。”

梅君很自然地把手伸给他，不知怎的，她感到面前的年青人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引力。

“你的芳名能够让我知道吗？”

“黄梅君。”

“哦！黄梅君，黄——梅——君。”

“就是黄河的黄，梅花的梅，君子的君。很俗，是不是？”

她开始随着他移动身体，对轻轻摇摆身体的姿态，觉得很习惯。

“梅花和君子俗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这名字很好，配得上你。”

他的眼神，柔柔地注视她。

不自然地感到一阵羞怯，梅君不敢正视他，别过头，正好看到清生也在看她，她又急急掉转头。

“你知道我的名了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那为什么不问？”

“我为什么要问？”梅君微仰着头，要看他的反应如何。

“你是应该问，否则我不是成了你一个不知名的朋友？”

她笑笑，心想有这样一个不知名的朋友也不错！

“你家的电话什么号码？可以抄给我吗？”

“我家根本没有电话！”

“怎么会呢？是不是不肯给我？”

一句怎么会呢，梅君突然觉得很反感，以为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却怎地这般迟钝？人家的家里又为什么一定要有电话？

她觉得，他是伤害了她，而且是有意的，便毫不客气的说：

“我是个穷女孩！我家不但没有电话，而且连门牌都没有！”

说着，她挣脱了他的手，迳自走出舞池。

他站在那儿，完全为这个年轻的女孩吓呆了！好端端地说着话，为什么忽然发脾气？没有惹她呀！他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。

“我看到你和简舒跳舞？”

清生回到梅君旁边，带点不愉快地说。

“简舒？谁？”梅君不明白他说什么，简舒是圆是扁，根本就不知道。

“我见过的。他和你说了好些话。你好像对他很客气？”

本来心里想把最后一句说成：我一看见就生气！

结果还是吞了下去！到底，她并不属于我的，万一惹怒了，后果堪悲！

“你说，那个人是简舒？”梅君瞪大双眼。

“他没告诉你？”

“没有！”其实应该说是自己没问他。

难怪！他有那么与众不同的风度和谈吐，原来是简舒！梅君心里的气消了一半。

“这个人听说女朋友很多。”清生有意提醒她。

“我要回去了。”

“还早嘛，才过十点。”

十点，十点足够让月姨生气十天了！

“不，我应该走了，明芷好象也回去了？”

看不见明芷，梅君更加担心，现在回去，连个作证的人都没有了！

她不理睬李清生的挽留，匆匆从门口走出去。

“嗨！梅花君子！你要走啦？”

她做。”

“你真好！”梅君叹口气！

别人有志愿，自己呢？做什么好？

只要一想到月姨，什么志愿都会被冻结起来！

她连那么凶恶的婆婆都打败了，自己在她的虎视之下，还有什么希望？！

“梅！你说李清生为什么约你？”明芷掉转话题。

“我不知道！”

今夜街上的照路灯真是多余的！月亮那么圆，那么亮，暗黄的街灯简直不识趣。

“噢！你会不知道？”

“本来就不知道嘛！”

“清宝告诉我，她的哥哥说你很漂亮，越长越可人！我想呵，他对你很感兴趣！”

“不要胡说！他有意是他的事情，与我无关！”

“噢！与你无关？那你为什么要来？”

“我又不是为了他才来！”

“不为他你才不会来！”

“呵！你又是为了谁来？”

“见鬼！我对那批瓜才没有兴趣！”

“我也没兴趣！我只是喜欢出来玩玩！”

“不过，我相信那些人都会对你有兴趣！”

“胡说！”

“不是吗？你看！德原和振隆对你走过来了！”

果然，他们都来了，振隆首先扬高声音：

“哇！这么难得的大人物，今晚到啦！”

“今晚的月光会更生色啦！”

“来，这边坐，我去给你们拿月饼、汽水。”

“喂！吴振隆，黄梅君是我约的，不要半途杀出来，拜托！”

不知什么时候，李清生已经站在梅君前面了。

振隆手上拿了两份月饼和汽水，正伸手递向梅君，李清生把他一拦，说：

“我自己来！”

“喂！人家又不是拿给你的，你推个什么劲？”振隆叫起来。

“我的女伴，我自己替她服务。”

“算了！我们喝！”振隆把梅君的一份转递给明芷。

“我自己拿。”明芷毫不领情。

“振隆也真可怜，一心想讨好小姐，偏又找不到一个服务对象！”

“喂，振隆，递不出去的月饼和传不过去的情意一样，甜的变酸啦！”

不知是谁恶作剧地喊，一时，振隆成了厅上众人的取笑对象。

“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！”

梅君接过清生拿来的月饼，轻轻地说。

“本来打算不来的！”

“故意令我失望？”清生紧盯着她。

“今晚来的人真多。”

梅君有心岔开话题。对这些曾经是同校的高年级同学，她的兴致不高。

“有好几个是外地工作回来的，听说那个简舒也来了！”

“简舒？他不是去英国留学了？”

“好象刚刚回来。”

简舒，在这个地方，是有人物，父亲家财百万，母亲年轻的时候，据说又能干又漂亮。

这时候，灯光开始转为黯淡，音乐响起，有好几对男女都跳了起来。

梅君一直注视舞池里跳舞的人，看他们的动作，实在很好笑，每个人的舞姿都不同，可是看起来，每个人都和生了蛋的母鸡差不多！他们抖着腿，活象脚下有条大花蛇，肩膀一上一下，手肘一前一后，扭着、摇着，动作滑稽可笑！

“我们也去跳跳。好吗？”

清生站起来，手搭在她肩上。

“噢！不要，我不会跳！”

“很容易的！学学就会，我教你！”

“不要！我不想跳！”

想想那种和抽筋一样的动作，梅君就提不起兴趣学。

“试试看嘛，很容易的，包你一学就会！”清生还是一个劲猛劝。

“不要！我不敢跳！”

“没有人会笑你的，你看，他们都在跳。”

“坐在这里不好吗？”

“来了不玩没意思！”

“那你去玩好了，我没兴趣！”

“唉，你这个人！为什么这样固执的！”

“我又不会，你教我怎么去跳？”

“那就准备整晚坐在这儿？真的不下去跳？”

意外地，简舒竟站在外面的草地上。

“我送你回家！”他完全忘了刚才的不愉快。

“不要！”她心里还有气！

“噢！为什么不要？女孩子让男朋友送回家，很正常的嘛！”

“你是骂我不正常？”

“哟！你好敏感！我不是这个意思！”

“可是你说了？”

“算我说错话！”

不知不觉地，两人已走出月光晚会的场所。路上的灯还是昏暗的，月光看来更皎洁。

“你住在哪里？”

“椰林后面。”她低下头，轻轻地说。

椰林后面的一带，都是些简陋的木屋，简陋得令居住的人抬不起头。

简舒没有注意这点，他只是看到那黑漆漆的一片，而怀疑眼前这小女孩是否有勇气走过去。

“你不怕？”

“怕什么？”

“这么黑，你一个人敢走？”

“习惯了！”话虽这么说，却多少感到紧张。

“佩服！如果是我的妹妹，她恐怕一步都不敢走。”

“那当然！”

娇生的女儿，怎能和她这草芥般的女孩并提！卖酿豆腐的女儿明芷，都比她高贵了不知多少倍。

梅君提脚，出力踩踏路上的草。长在满是红泥和石块路上的小草，也许和她最相近。

“人都是一样的，那有什么当然不当然！只是环境造成各种不同的生活态度罢了！”

“你有没有看过这么简陋，这么象征贫穷的木屋？它落雨会漏水，风吹亚答叶就飞走，地上是泥土，屋里是沙尘，屋外有鸡屎鸭屎，白天晚上，随时有四脚蛇出现……。”

“你的形容很生动。”简舒微微一笑。

“这可是真的！”

梅君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，自己竟会对一个初相识的人，说出这样的话，那本来是不该说的。是自卑，还是气愤？不过，幸亏简舒没表示惊异。

“住在这里有这里的好处，你不必过份顾虑保持屋内的干净。而且，你是完全生活在大自然的天地里，所谓花香、鸟语，你都享受到。”

“哈！我告诉你，我们家，前面种了一棵茉莉，屋后又有一棵高贵的白玉兰，邻居也种有一棵黄玉兰——”

“那很好，风一吹，花香扑鼻！”

“才不是花香哩！”

“不是花香，是什么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只觉得似香非香，似臭非臭，好象玉兰和茉莉，又好象鸭屎狗屎。”

简舒忍不住哈哈笑。

“你真有趣！”

“喂，你不要往前走了，我自己回去。”

不远处，几只狗相呼应地吠着。

“有狗，你不怕？还是我送你走到门口好。”

“不，狗不咬我，你是生人才要怕，不要再送我了！”

“瞧，你那么着急，是怕你家人看见我吧？”

梅君让他一言说中，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你家里不让你交朋友？”

看看走到椰林了，梅君更急，再过去一点，家就到了。

“哎，你快走嘛！”

“好！那我明天来找你。”

“不行！你不能来。”

“明天见！”他对她挥挥手。

二

如所预期的，梅君一走入屋里，立时觉出暴风雨即将来临，月云的脸色黑沉得可怕，她斜着冷峻的眼说：

“你会不会走错路？这里不是你的家！”

“妈！”梅君哀求地望月云。

“你妈死了！我不是你妈！”月云盛怒，无情地打击梅君。

眼泪，一滴滴地落在前襟上，梅君低头轻泣。

“你就是太任性，要出去也不说一声，谁知道要去哪里找你？”父亲怜惜地，责备女儿几句。

“哼！她是女王，谁在她眼里？她妈妈死了，还有谁比她大？都是你宠她，让她目中无人！你们父女，一心想气死我！”

“哎呀！又说这些话了！谁想气死你了？总是讲些无聊话！”

“好好！我无聊，我不好！你们都要气死我，你们心里都巴不得我死！”

“你又说什么话了？小孩子不对，讲讲就是

了，嚷这么大声，隔壁统统都听到！”

“我不可以说话呀？我偏要嚷大声，你们想气死我，我死了，你可以娶多一个，反正已经死了一个，再死一个有什么要紧？马上就可以来个新的了！”

“喂呀，喂呀，越说越不象话，让人听了不好意思，够了吧。”

“你们都不要脸皮了，我还顾虑什么？连一个臭丫头都可以看不起我，我不是佛，没有火呀？”

“都是你，人家长大懂事了，你就塞了一肚子屎，出去也不说一声，你不会不要回来，害人辛苦！”

梅君低着头，不敢出声，她知道，父亲为了要熄月姨的怒火，才故意骂她的。

但最后一句：你不会不要回来，的确是伤害了她的心！

这里是我家，你叫我不要回来，我要去哪里？

要是还有其他可以安身的地方，我又何必回来？梅君感到：天地之大，竟无我容身之处！我的处境，实在连只蚂蚁都不如！

整夜，梅君躲在自己的破被里哭。

妈妈，你为什么忍心丢下我？你自己要死，又为什么不肯带我去？

看人家有妈妈，多么幸福，自己和竹君是亲姐妹，生活在同个屋顶底下，可是，人家有妈妈，月姨总是和颜悦色对待竹君，她们站在一起，那么亲切，那么象母女！我呢？我只是一个陌生人，陌生得多余了！

最气人的，还是月姨，她喜欢动不动就说：你妈死了！

如果有一天，她也死了，她希望竹君受到我这样的待遇吗？

梅君心里闪过一个念头：没有人喜欢我留在这里，我还是尽早离开这个家好！

她又想到升学的问题，这是藏在心中的愿望，可是去向谁说？

月姨一定不会准的，爸爸那方面也没有希望，他本来就是主张，女孩子不必读太多书。

转眼，学期就要尽了，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，要从那里设法争取？

不升学的话，又要做什么？

这个家，这家里的人，实在都使人无法再呆下

去。

快到天亮，梅君朦朦胧胧地睡了一觉。

醒来的时候，阳光已在床边。

梅君慌忙跑出来，这样迟了，为什么没有人叫我？往常不到六点半，月姨就把房门撞得砰砰碰碰响！

糟了！今天上学要迟到！

她跑到水喉下，要拿水洗脸刷牙，一只桶正挂在水喉上盛水，她知道这是月姨的作法，不让人用水的时候，就是把水桶挂在那儿，让水细细地流着。

一定是昨晚的气还没消！

厨房静悄悄的，月姨一定到屋外鸡寮去拾蛋。梅君从桶里舀了些水，站在水沟边洗脸刷牙。

“不要脸，谁叫你用我的水？”

冷不防，月姨从屋外走进来，冷冷地瞪视她，把桶提起来，用力泼在地上：

“可以不说一声就出去的，最好不要用人家的东西，连我煮的饭都不要吃！这样才算真的有志气。”

泼在小沟又反射回来的水，溅了梅君一身，脸上水珠点点。

梅君默默用面巾抹了抹脸，回到房里换衣服。耳边不断听到月云在外面咒骂。

“妈！”梅君脱下鞋子，恭顺地唤月云。

“谁是你妈？不要叫错了！”月云的脸，依旧满布风雨。

竹君在吃粥，抬头看看母亲，又望了望姐姐，表情自然，又移动筷子。

“吃好收桌子，没有人要吃了！”月云吩咐自己的女儿。

梅君正在换衣服，听得月云的话，心内一痛！泪珠儿不由得顺腮而下。

“梅！梅！”

明芷从隔壁探头过来。

“做什么？”心里还怨她昨晚不告先走。

“又骂你呵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出来，我有话和你说。”明芷神秘地。

梅君用手背抹抹泪，走出屋外。

“什么事？”空着肚子，火气似乎更盛。

“你来，维和的家有人等你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你猜？”

“没兴趣！”

“你一定会有兴趣的！别骗我！”

梅君转身要回房里，被明芷一把拉住。

“是简舒找你呢！”

天！这个简舒怎么啦？在这个时候来？

简舒看起来，比昨天更有精神。昨晚，在灯下看，是朦胧的美，没想到在日光下看，他脸上轮廓清晰，也有一种温和的美。

“梅花君子，你好！”

好个鬼！

“噢！你们早就认识啦？”丁维和张大眼睛。

“昨晚月光会认识的。”

“月光下的梅花，更是清丽动人，不错！老弟，真有你的！”

维和拍拍简舒的肩膀，简舒微笑着，他的笑，似乎有软化人的功能。

“不过，你担心点，她母亲不好说话呢！”

“你最会胡说！”梅君脸红过耳。

“喂，叫多两个，来打几圈怎么样？”维和指麻将枱。

“随便。”

“去外国几年，不会忘记麻将怎么打吧？还记得以前吗？上课偷偷溜出来，躲到小张的家去，拿他父亲的麻将来玩。”

简舒不好意思地笑笑，眼睛溜着梅君和明芷：

“你们会不会？刚好凑个四脚。”

“你们玩，我们看。”明芷笑着说，她今天的心情开朗一点。

“教你们打怎么样？”

“你别让梅君的妈妈打死她，说不定还骂到我头上！”

一道同情的眼光，射在梅君脸上。

她想起肚子还空着，眼泪不争气地，又想落下来，急忙说：

“我不看了，家里还有事做。”

三

简舒几乎天天到了维和的家来，有时谈天，有时打麻将，但还是打麻将居多。

他常到梅君的家来，月云听说简舒是留学回来的机械工程师，简家在这个镇上，也是富有人家，

便自然地拿出好脸色对他。

久而久之，简舒和黄家的人都混得很熟了。去维和家打麻将之前，多半要在黄家坐一会儿。

转眼，学校放年假了，黄父表示他的看法：

“女儿家，读多了书也没有用，明年就不读吧。在家帮做点家事也好。”

梅君想说几句争取的话，但看到月云的脸色，又全给吞回去了。

这天，简舒又来坐，和月云谈了一会，月云要去泡水，他客气地说不用，忽然月云想起家里还有一个黄梨，便说去切来请简舒吃，简舒也就不再推辞了。

“喂！脚都来了，不要浪费时间，”维和站在自己门口，朝这边高声喊。

“伯母，不用切了，他们叫我去。”

“不要紧，等下叫阿梅拿去。”月云笑吟吟，目送简舒走过了丁家。

自从简舒出现在黄家，她对待梅君的态度好了许多。

自己的女儿还小，要是梅君能够嫁给简舒，好处就多了。她常这样想。

因为这样，梅君就有了一段平安的日子。她感激简舒为她带来和平，心里自然地萌起让他保护的希望。

有了希望，不再继续上学所带来的悲哀，就暂时搁下。

“阿梅！把黄梨送去维和家，要放在简舒旁边，不要让别人吃完了。”

梅君拿起了盘子月云又叮嘱：

“在那边等，吃完了，把盘子拿回来！”

梅君觉得，月姨实在小气！一个盘子，也生怕让人占去。难怪婆婆临终还讨厌她！

“梅花君子！你实在有心！”维和打出一张牌，抬头取笑她。

“是我妈妈叫我送来的！”梅君被笑得不自在，急急分辩。

“那就更不得了！慈禧太后居然仁慈起来！喂，简舒！你赏梅花是赏定的了！”

简舒摸了一张牌，回头看看梅君，笑一笑，问她：

“你看得懂吗？”

“我不会打。”

“拿张椅子坐在这边，我教你。”

“我看不懂。”

“不要紧。你看一看，就会发觉，十三张牌，每次都有不同的变化，很有趣呢！”

“我站在这里就好。”梅君还是不敢坐下去。只等黄梨吃完了，盘子拿了就要走。

“阿舒！你妈妈叫我来找你回去！”

一个骑脚车的黑瘦男子，来到维和门口。

“知道了，你先回。”

黑瘦男子深深注视梅君一眼，回头骑上脚车走了。

“是你的哥哥吗？”梅君觉得那男子的目光好锐利。

“不是，我大嫂的弟弟，在我们店内工作。”

梅君松了口气。

“你哥哥象你吗？”梅君又问。

这样的人物，兄弟一定也俊美，如果是刚才那男子，就令人失望了。

仍旧是月光晚会那家酒楼的大厅。

落地窗开着，风很凉。今晚的人不多，也没有人跳舞。

“喝一杯，怎么样？”

“我不会喝，我只喝过家里做的米酒。”

“这个和米酒差不多，不会醉的，放心。反正我送你回去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每个星期六下午，我一定回来。”

简舒深深注视，梅君脸上似有轻怨。他握住她的手，频频安慰：

“不要难过，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的，忍受一点。我回来就去找你。”

简舒在外地找了工作，准备第二天去上任。今晚邀梅君出来，和她惜别。

“你——。”梅君欲言又止。

瞧她吞吞吐吐的样子，简舒关怀地说：

“你想说什么不要紧，说出来我听好了！”

梅君忸怩一笑，低了头不言语。

“什么事？尽管说好了！”

好半晌，她才低声问道：

“你回来，还来找我吗？”

话说出口，顿感心跳得厉害，双手更是没个安放处，把条裙带，又揉又捏。

简舒轻轻笑起来，

“原来你担心这个！”

脸一红，梅君嗔道：

“哼！人家才不担心呢！”

“梅！你放心，我没有别的要好女朋友，不找你找谁？”

这一句话，稍稍让梅君安心了，不过她还是问：

“谁知道你有没有别的女朋友，即使现在没有，一去到外面，会有的！”

“没想到你竟会这么小心眼。梅，要是你不相信，你随时调查我好了！”简舒含笑，做了个受惊的表情。

“我才不敢！”

“没什么好怕的！我赐你无罪！”

说着，举杯到面前：

“来，喝完它！”

“我怕喝醉了。”

梅君犹豫着，不敢喝。

“和我在一起，你还怕吗？”

梅君想了想，终于一口一口喝起来。她本来就喝过米酒，这红色葡萄酒，入口甜甜的，还带点芬芳，不觉连吸了几口。

“梅，到过新加坡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哪天，我带你去跑跑，给你开开眼界。”

“就怕月姨不肯。”

“她真的那么专制？”

在黄家出入几个月，简舒所看到的月云，并不怎么凶恶，即使他常发觉梅君心情忧悒，也只是以为这是后娘与前生子的不和罢了。

“岂止专制！她简直和慈禧太后差不多，有时根本就不把我当人看待。”

话题一转入月云身上，梅君不由得就激动起来。

“我看她也不怎么坏嘛。”

梅君冷哼一声：

“不怎么坏！你看不见罢了！那！你看，这是甚么？”

他向她抬起的右臂看去，一块疤痕，铅笔头那么大。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你也是吸烟的，你不知道？”

“这是烟蒂烫的？”

梅君紧闭双唇，把头点了点，眼中泪光浮现。

“她真的这么做？”

端起面前的酒杯，梅君又喝了两口，愤愤接下去：

“你以为她有多仁慈？除了这，还有更坏的呢，有一回，她赌博回来，输了，就乱找名堂打骂我，我才回她一句，就被她绑起来，用烧火的木柴，没头没脸地打下来，到了晚上，还推我到屋外，不让进屋，那时，外面黑压压的一片，左右邻居都睡了，我第一次发现，黑夜原来这样可怕。”

“真残忍！”

“还有更残忍，更叫人不相信的，不论她怎么无理打骂我，我都要承认错，不然她就不干休，有一次一直逼我认错，我不肯认，你知道她怎样？”

两道幽怨的目光射过来，简舒意识到下文更严重，不由得凝神专注。

“她拿来一条绳子，扣住我的脖子，厉声大喝：你还说不说？不看我敢不敢勒死你。”

“你说了没有？”

梅君摇摇头：

“我为什么要说？我本来就没有错，是她一直在鸡旦里挑骨头，尽找我来出气！她要弄死我，不就由她啰。”

“你好倔强！”简舒点上一根烟。

“应该说我的命好坏。”

她举起酒杯，仰头喝了一口，杯子已经见底。

很自然地，简舒又替她倒满杯子，梅君也许是激动，竟忘了拒绝。

“不要难过，命再坏，也有好转的时候。”他喷出一口烟，朝她微笑，“就快要好转了！”

凄然一笑，她低下头，指儿抚着杯沿的水珠。每回提起家里的事，悲伤总是一发不可收拾，好几次，在心里警告自己，不要想，不要提。然而，一遍又一遍，结果还是不能控制自己。平日，受尽委屈，举目环顾，周围尽是冷漠，连个倾诉的人都没有，唯有在睡不着的晚上，倚着木窗垂泪，对星空发愿：让我早日脱离苦海。

“来，祝你好运。”

简舒举起杯子，投来两道温柔的眼光。

“只顾谈我自己的事，却忘了给你道贺，对不起。”梅君强颜一笑。

“没关系，把痛苦说出来也好，长期积在心里，会生出病来。”

“我生不生病，反正也没有人会关怀，你听过那首歌吗？没有妈妈的孩子象根草。我每次唱这首歌时，眼泪就要流出来。”

说着，她又泫然欲泣了。

他伸出手，按在她手背上，轻轻地劝：

“不要难过，这些，很快就会过去。以后，会有人关怀你的。”

让他这么一劝，她的泪再也抑压不住，断线似的，颗颗奔落下来。

简舒慌了，没想到不劝还好，一劝更糟，要止住她的眼泪，大概不是自己办得到的。只好带她到外面散散步，让她平静了再说。

两人相偕走到外面，迎面风一吹，梅君只觉得头晕晕，胸口闷塞，只想要大哭一场才痛快。

“怎么，好一点了吗？”

梅君摇摇头，步伐微跄。

“噢，你不舒服吗？要不要现在就送你回去？”

她点点头。胸口塞得更厉害。

“你几时再回来？”

“下个星期六，很快就到。”

“来一天，然后又走了？”

“走了，然后又再来。”他笑笑。

“好久。”

她的脸上，泪痕始干，双目晶莹，看去楚楚可怜，简舒不由得怦然心动，伸手紧捏她手。

“以后，我回来就带你出去住一个时期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我怕你出去工作后，不再理我了！”

“不会的，放心！”

“呃！”

“啊！你不舒服吗？”

“这里难受！”梅君按胸口。

“是我不好，让你喝多了酒。”

走进椰林，梅君在简舒扶持下，整个身子几乎已经依靠在他身上。

“你不要离开我，我怕，我怕回家！”

“不要怕！没有事，我送你回去，你不用怕。”简舒频频安慰她。

“我怕！我怕！”

“我在这边，没有什么好怕的，她不会对你怎样，放心，嗯？”

他在梅君肩上轻拍了两下，她又沉静下来。

椰林内，小路阴暗，出了椰林，碎石杂草遍地，梅君本来走惯这条路，今晚脚步浮乱，几回踉踉跄跄，差点让碎石绊倒，幸得简舒扶住了她。

好容易进得屋里，里面的人还没有睡，月云一脸微笑，迎出来。

“怎么了？阿梅什么事？”

她表示关心地，伸手探梅君额前。

“不要你管！”

梅君突然举手一隔，大声一喊。

月云的手遭挡回，脸色变了一变，正准备发作，简舒适时开口：

“伯母，别怪她，她是有些不舒服！让她休息休息就好了。”

“什么事？一回来就大声叫嚷？”黄父从房里踱出来，对女儿表示不满。

“我好心问她，还给她打呢！”月云朝丈夫作了个委屈状。

简舒皱皱眉头，很不满月云的故作委屈状，又不便直说，只好对沉着脸的黄父说：

“没什么，是我不好，让她多喝了一点葡萄酒，也许是酒力发作。”

“她不是没喝过酒！装疯罢？”月云犹自满怀怒意，碍于简舒在场，不然梅君早挨了几个巴掌。

“她以前喝的是米酒，和葡萄酒不同。”

“不会喝，又逞能！去睡，去睡！”黄父瞪女儿一眼。

简舒也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两小杯葡萄酒，就把梅君喝成这个样子？刚才喝的时候，不是好端端的吗？

“梅，早点睡，我回去了！”

听到简舒说要回去，梅君好似着了一棍，嘶声急喊：

“不要，不要，你不要回去。”

泪光又隐现。

“好，我不走，你快去躺下。”简舒转头对月云说：“麻烦伯母给她一杯温开水。”

月云万分不情愿地把水倒来，递到梅君面前，要给她喝。

猛然地，梅君大喊起来：

“我怕！我怕！”

一面喊，一面把身子缩成一团。

“是你母亲呢，怕什么？疯子一样，胡言乱语！”黄父在旁责骂女儿，心里很怪简舒，不该让

梅君喝酒。

“你不是，你不是，你不是我妈妈，我妈妈才不象你这样凶，你走开，走开！我恨你，恨死你！”

梅君发狂地，猛摇着头，硬要避开月云。

“你疯了是不是？不相信喝两杯酒，就能发神经了！”月云再也忍不住，梅君实在太放肆，居然在简舒面前，让她大失面子。

“两巴掌给她，看她还清醒不清醒！”黄父十分同情妻子。

“梅！睡吧，不要说话了。”

简舒扶着梅君躺下去，自己坐在床沿，顺手拉过一条被，替她盖上。

“你不要走！”梅君从破被里，伸出手来，紧拉住简舒。

“好，我不走，你睡吧。”

凝视木床上娇小的少女，她脸上带有点点泪痕，简舒心里越加同情她。

有朝一日，一定带她离开这个没有温情的地方。他想。

梅君合上了眼，拉住简舒的手渐松。

该走了，他轻轻把她的手移到床上，站起了身。

这个小女孩，如果不是有满腹痛苦，怎会喝了两小杯葡萄酒，就醉成这个样子？

告辞了黄家夫妇，简舒叹着气走出来，椰林望去还是一片寂静，崎岖的小路，碎石烂铁遍布，举足踏下去，发出“吱咯”声响。这时候，四周静悄悄地，整个宇宙，似乎只剩清风，连一向爱吠的狗，也都进入梦乡了！

脚下随着步伐发出的“吱咯”声，既难听又刺耳，简舒皱皱眉头，不知道为什么刚才来的时候，就没有这个感觉？

刚才，梅君依在他膀上，这个时候，膀上好像还留有她温暖的体香。简舒茫然举手，摸摸自己的膀臂，一股强烈的寂寞感，迅速遍布心上。

四

农历新年过后，梅君很幸运的，得到父母的同意，跟简舒到他工作的宿舍住几天。

这几天的生活，梅君觉得与天堂无异，不用做一大堆讨厌的家务工作，不用受竹君的气，不用给月娘骂，一切，都那么令人满意，那么快乐。白

天，简舒工作，她留在屋里，替他打扫清理，虽然也是一样的工作，但做起来，愉快多了！傍晚简舒下班后，两个人到小摊子吃晚饭，一面吃一面谈笑，快乐极了。晚上，他们上夜总会去，简舒教她跳舞，梅君再也不把舞姿看成很滑稽的动作，她享受与简舒共舞的乐趣。

有时，不上夜总会，便往戏院跑，有两个晚上，还一连赶了两场戏，看得把戏的内容都混乱了！

晚上，梅君睡简舒的床，简舒就只好往那小小的厅子挪，暂时做个厅长，有一晚，天气很凉，简舒在厅里猛打喷嚏，接着，鼻涕也来了！

他走去敲敲房门，敲了好几下，梅君终于来开门。

“很冷！可以收容我吗？”他紧抱枕头问。

犹疑一会，梅君往旁让一让，说：

“你是主人，总没有拒绝的理由。”

“这理由很勉强，不，我还是睡厅好。”说着，又打了几个喷嚏。

心有些不忍，她喊住他：

“进来吧！外面冷，担心明天着凉不能上班！”

这回轮到简舒犹疑了，孤男寡女，同处一室，这究竟有些不好！

他还没打定主意，喷嚏又连连而来。

“喂，你要伤风了！快点进来！”

不容再拒绝，地上实在冷得很，不进去就要生病。只有自己警惕一点，千万别越了礼。

他打算，一上了床，马上闭起眼睛就睡觉。

这么一想，心顿时轻松许多。

梅君虽然长得娇小，一张单人床，加上她，还是显得拥挤，两个人都尽量往旁边移，可是，多少还要碰到。

简舒闭上眼睛许久，心里拼命想要快点入睡，却偏是睡不着，最要命的，还是过不久，就来个喷嚏，寂静的夜里，听来响声如雷。简舒真担心会扰得梅君不能睡，后悔不该敲门要求进来。

过了好一会，简舒不但睡不着，还产生了想亲近梅君的欲望。

认识四个多月，见了多次面，简舒对梅君的举动，只限于拉拉手，亲亲嘴，从来没有更进一步的举动。这时，两人靠得这么近，虽然他自问不是好色之徒，但人类原始的欲望，却是不可避免的。

他轻轻转过头来，注视梅君，微弱的光线照射

下，梅君别有一种美丽，他发现，她的眼虽然闭着，却还在微微地动。

她也还没有睡！他想。

他一直看着她，越来越不能制止自己，一直有个欲望，想要抱抱她一下才好。

感觉中，好象过了许久，而她闭着的眼睛，还在动，他终于伸出手去，轻轻搂住她的肩：

“睡不着吗？”

她一颤，仿佛碰她肩头的不是简舒的手，而是一只壁虎！

“啊！”她也睡不着。简舒这一碰，她心头小鹿更是七上八下地乱撞。从小独睡惯了，就是妹妹竹君，也没有与她这么靠近地睡过。现在，身边躺了个大男人，呼吸间，阵阵异性的口腔气味飘过来，说是讨厌，又不足，只能说，有些喜欢，却又不习惯！

“吵了你，怪我吗？”

“不！”想要挣开他的手，又有些留恋。

也许不要紧，就让他多搂一下吧！她又轻轻闭上眼睛。

忽然，简舒的唇压上了她的！半个身子叠在她身上。

她想推，乏力，也不忍。

不知不觉地，她的舌头也迎上了他的！

简舒的喷嚏不知什么时候停止再打了，房里这时弥漫着情意。

外面下着好大的雨，一颗颗雨珠，串成一条条白线。白线，织成了密密的网。梅君在窗前坐了好久，一直在欣赏这片连接天与地的网。

很快，回家的限期到了，快乐的时光，为什么总是如飞地过去？多么希望，这段日子成为永恒！但是，残酷的现实，总要把人的好梦惊醒！

明天，不，今天晚上，又要回到没有快乐，没有温暖的家，再接受月姨的折磨和摆布。

这场雨一直再下就好了，也许我就可以不必回家？梅君紧咬下唇想。

不回家，又怎么样呢？永远住在这里？永远是简舒的女朋友？

愣一愣，想一想，觉得还是应该回去，快乐的日子，唯有期待简舒心口如一。早日接她离开自己的家里，那才能长期脱难，永远无忧。

他会不会负心呢？